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密特朗訪問北平與法國的亞洲政策

doi:10.30390/ISC.198306_22(9).0001

問題與研究, 22(9), 1983

Wenti Yu Yanjiu, 22(9), 1983

作者/Author：王建勛

頁數/Page：1-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6_22\(9\).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6_22(9).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密特朗訪問北平與法國的亞洲政策

王建勛

一、法國與中共關係的演變

一九六三年七月，美、俄簽訂核子禁試條約，中共與法國唯恐美俄壟斷核武而均表反對。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東山再起以後，因為不能分享美國的核武，而開始建立自己的核子力量；中共雖然強調「民族解放戰爭」，但亦要發展核子武器。在法、美關係趨於惡化，匪俄關係開始分化的情況下，戴高樂即把兩者的核武獨立發展視爲一項平衡的戰略利益^①。這就是當年戴高樂要承認中共的國際背景，亦是加速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重要因素。

可是，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國與中共建交以後，中共雖然把「戴高樂主義」的法國視爲歐洲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象徵，但仍認爲這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衝突，與中共所強調的「反帝」、「反殖」無關。由於兩者政治、社會制度和國際利害關係的差異，雙方無論對歐洲事務、中南半島以及核子政策，都充滿了分歧。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戴高樂去世以後，龐畢度（Gorges Pompidou）總統的外交政策仍秉承「戴高樂主義」路線。龐畢度仍強調「歐洲人的歐洲」，一方面排除美國的勢力，一方面拉攏蘇俄向英國和西德示威，使法國在國際間更爲孤立。這時，中共想通過法國實現西歐國家團結，共同阻止蘇俄的勢力擴張，但遭遇到很大阻力。所以一九七一年中共前「外貿部長」白相國、一九七三年前「外長」姬鵬飛等先後訪問法國，以及同年龐畢度總統訪問北平，除了暴露彼此對國際事務及解決國際問題的立場完全不同以外，對於加強雙邊關係亦鮮有進展^②。

到了一九七四年四月龐畢度逝世，五月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當選總統，中共與法國關係始有轉機。周恩來立刻經由來訪的法國國會議員致函季斯卡，表示中共願意增進與法國之關係。季斯卡的外交政策，雖仍強調以歐洲建設爲優先，但已擺

註① *Orbis*, Fall 1982, p. 734, "Prospects for sino-Europ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註②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龐畢度與周恩來簽署的聯合公報」。

脫「戴高樂主義」的影響，因而他加強與西歐國家之友好關係，促進法、美關係的協調，在東西方均衡的基礎上，與美、俄均保持友好。美國自越南撤退以後，中共即對西歐展開外交攻勢，很希望與法國聯合反對蘇俄的「霸權主義」。可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鄧小平訪問法國，其所強調的「天下大亂」、「大戰不可避免」的說法，却為季斯卡所拒絕^④。季斯卡不要和中共聯合反對蘇俄霸權，更不同意中共把北約和西歐混為一談^④。一九八〇年十月，雖然季斯卡為了雙方不斷衰退的貿易而訪問北平，但是雙方對國際事務的立場仍無何改變。中共要聯合反對蘇俄霸權，季斯卡却要維持世界緩和並支持東西方談判，致使雙方的實質關係仍毫無進展^⑤。一直到季斯卡總統任期終了，兩者的重大歧見仍未消除。

二、密特朗三訪中國大陸的背景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越南停火協定以後，中南半島問題暫時獲得解決，法國已開始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一九六一年二月，正當法國國會討論是否應該承認中共政權的時候，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第一次訪問北平。當時密特朗已經是反對戴高樂派的主要人物，正準備和戴高樂爭奪總統寶座。他返國後曾撰寫「中國面臨的挑釁」一書 (*la chine au défi, china faces a challenge*)，其中特別敘述了他和毛澤東兩個小時的談話，其內容主要是關於中國大陸農村危機、寮國問題、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戰爭以及中共與聯合國等問題。他對中共的「人民公社」特別關切，認為「人民公社」是壓迫人民、阻礙生產，甚而可能引起人民反抗的悲劇。

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密特朗以法國社會黨領袖及總統候選人身份二度訪問中國大陸。在時間上，正是中共經過一場劇烈的權力鬭爭之後，其內外政策均在變化之中。中共的對外政策，從一九六〇年代的反對美俄兩個超級強國，到一九七〇年代的把蘇俄列為主要敵人，這時正進入要和「修正主義」妥協的階段。中共從一九八〇年初開始，即不再批評「修正主義」，開始注意西歐各國共黨及社會主義黨與蘇俄之間的實質關係。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邀請義大利共黨領袖柏林格 (Enrico Berlingue) 訪問北平，同年十一月又邀請西班牙共黨領袖卡里歐 (Santiago Carrillo) 訪問北平。兩者雖然都曾激烈批評蘇俄，特別是蘇俄入侵阿富汗，但是他們都很謹慎的避免使北平之行被誤解為反對蘇俄的行動；相反的，他們都曾勸使中共勿再升高與蘇俄的衝突

註③ *Le Monde*, May 15, 1975.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

註④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

註⑤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華僑日報〕。*Le Monde*, Oct. 11-22, 1980.

，要從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展開多元化的國際共產運動。因為中共與西歐共黨關係趨於緩和，而引起中共透過「社會主義國際」及「國際勞工運動」，開始改善與西歐各國社會、勞工或社會民主黨的關係^⑥。這亦是何以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期間，葡萄牙社會黨領袖薩瑞斯 (Mario Soares)、英國前勞工黨領袖賈拉漢 (James Callaghan) 以及法國社會黨領袖密特朗等紛紛訪問北平的由來。

密特朗二度訪問北平前夕，法國輿論正在討論中共和蘇俄是否會改善關係的問題。當時，密特朗曾對記者表示，中共與蘇俄的關係可能趨向緩和，但是他強調他訪問北平只是代表法國社會黨，不涉及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在到達北平的當日，他即宣稱法國社會黨的政策，不在中共和蘇俄之間作選擇，也就是不利用中共來牽制蘇俄^⑦。

事實上，密特朗曾代表法國社會黨譴責蘇俄入侵阿富汗以及越南入侵高棉，其反對蘇俄對外擴張的態度非常堅定。但是他在與北平的會談中，却表明法國和西歐國家一方面要維持歐洲的軍力平衡，一方面亦必須繼續與蘇俄對話的立場；他並建議中共的對外關係，不要經常以蘇俄為基準，而應從本身的利益來發展與西歐國家的關係。儘管密特朗贊成中、俄共改善關係，然而他亦懷疑這兩個共黨爲了領導權的爭奪，將難以克服彼此間的對立與分歧；同時懷疑，更久以後，兩者是否又會採取同樣的理論？他對這兩個共黨的展望仍未能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斷。不過，他這次訪問北平會作成一個結論，那就是法國不願引發戰爭，所以最好不要軍事援助中共^⑧。

一九八一年五月，密特朗當選總統，社會黨開始執政，法國與北平的關係急轉直下。北平女子李爽事件，使法國貿易部長羅伯特 (Michel Jobert) 在北平訪問期間遭遇困難。一九八二年四月，法國三軍參謀長拉加茲 (Jeannou Lajaze) 訪問北平，除了顯示雙方在政治、社會及軍事政策方面充滿歧見以外，對法國是否出售武器問題仍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此時，法國已插手中南半島，正當中共抵制越南對高棉侵略之際，法國却經濟援助越南，堅決不承認包括「赤柬」在內的高棉三方面聯合政府，更招致中共的不滿。這些都使法國和中共的關係蒙上一層陰影。

可是不久以後，密特朗政府要改變對亞洲的政策，重估法國與中共的關係。一九八二年七月卅日，法國外長傑森 (Claude cheysson) 訪問北平，即是要改善法國與中共逐漸冷卻的關係。所以他在這次訪問中，乃儘量使北平了解法國的立場，表明法國要在文化、科技、經濟合作、貿易以及國際事務等方面，與中共廣泛的談判，因而促成了北平再次邀請密特朗訪問北平。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中共派「新大使」曹克強到達巴黎任所，密特朗與其會見時，曾表示法國與中共關係已進入一個新的

註⑥ *Le Monde*, Feb. 10, 1981.

註⑦ *Le Monde*, Feb. 11, 1981.

註⑧ *Le Monde*, Feb. 10-17, 1981.

里程。他除了追憶法國正式承認中共以前，他曾支持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的合法地位之外，並強調目前在政治方面兩國都採取獨立外交政策，主張國家獨立、主權平等，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以及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因而使兩者在國際間成爲重要的合作伙伴^⑥。這顯示中共和法國都在爲密特朗總統訪問北平而鋪路。

事實上，此時中共與法國對東西關係的態度確有不少改變。密特朗總統兩年以來，在東西關係中愈來愈傾向北約，對俄態度強硬。尤其是密特朗支持北約在西歐部署新的中程飛彈以及最近一舉驅逐四十七名蘇俄外交官，更可說明他在東西關係中的立場。而中共雖然仍指責蘇俄爲擴張主義，但亦開始批評美國，再度把兩者一起列爲超級強國霸權。所以中共開始要西歐國家從以往的聯合所有可聯合的力量反對蘇俄的世界霸權，轉而和它一樣採取美俄之間的等距離路線，乃不斷叫嚷著要西歐成爲一個維持世界均衡的獨立力量。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在密特朗總統訪問北平前夕，中共「總理」趙紫陽對來訪的「西歐聯盟」代表團聲稱，中共希望西歐獨立、強大並且團結一致，俾足以牽制超級強國的擴張政策。中共已經在利用密特朗的訪問，展開對西歐的宣傳。

三、密特朗此次北平之行的得失

法國總統密特朗，由外交、運輸、工業、外貿以及文化部長的陪同，於五月三日經由尼泊爾抵達北平，作五天的官方訪問。他在訪問期間，前三天分別與趙紫陽、胡耀邦以及鄧小平舉行密集式的會談，然後轉往西安、南京和上海參觀。八日經由上海返回巴黎。

綜觀密特朗此次訪問，除與中共簽署核能合作的「備忘錄」和廣播電視合作加強法語教學的「議定書」之外，在高棉問題、雙邊經濟合作與貿易以及武器交易等問題方面，並未達成具體的結論。

在高棉問題方面：前此法國外長傑森訪問北平時，曾向中共表明法國對高棉的立場，正如法國對阿富汗的立場一樣，反對所有外國侵略他國，主張尊重國家獨立、人民自決的原則，以及按照聯合國決議案，促使越南撤退所有在高棉的軍隊。但是他亦向中共說明，法國不會承認由越南支持的橫山林政權，亦不會支持在中共卵翼下的波布集團，法國要支持一個經由自由選舉而產生的高棉獨立自主的新政府。中共對於法國主張撤除所有越南在高棉的軍隊表示滿意，但對於法國拒絕波布的「赤柬」，不承認高棉三方面聯合政府，仍存有嚴重分歧。

到了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共唯恐東協國家立場動搖，仍在聲明越南從高棉撤軍是解決高棉問題的基本條件。而越南則對泰棉

邊界的難民營進行攻擊，顯示越南對高棉問題沒有放棄以武力解決的意圖。三月廿三日，在曼谷召開的「歐洲共同市場和東協國家第四次外長會議」，在其聯合公報中，一致譴責越南軍事入侵高棉及其對泰棉邊界難民營攻擊事件，主張按照聯合國及一九八一年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有關決議來解決高棉問題。當時法國外長傑森在曼谷再次聲明越南應從高棉撤軍，法國不和有「赤柬」參加的高棉三方面聯合政府打交道，並且他補充說，法國不希望越南軍隊從高棉撤出後，使「赤柬」又有機會恢復以往的恐怖統治。他還暗示泰國有理由不信任中共，因為過去泰國經常要面對來自中共的危險，就像越南控制高棉對泰國所形成的危險一樣。傑森的此項談話，立即引起了中共激烈的反應。中共認為傑森的此項談話，正顯示法國所謂的和平解決地區衝突，只不過是附和越南誘騙國際社會承認越南侵略高棉的既成事實；同時責其挑撥中共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否定聯合國大會對高棉問題的決議^⑩。不過，中共對此雖然極度不滿，但又不願意擴大爭論，而準備等待密特朗到達北平後再作討論。

誠然，高棉問題已成爲密特朗此行必須要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他爲了緩和在此一問題上與中共的衝突，在他啓程前夕，曾特別邀請了施亞努到巴黎舉行會談。在到達北平的首日，他再次譴責越南入侵高棉，要求越南撤除所有在高棉的軍隊；並且表示，無論是現在或未來，法國決不會承認越南在金邊扶植的橫山林政權。可是在他和趙紫陽會談以後，他仍然表示不願意承認包括「赤柬」在內的高棉三方面聯合政府，其理由是波布領導的「赤柬」曾是一個不可原諒的血腥政權。他認爲越南撤出在高棉的部隊，在聯合國監督下，使高棉進行自由選舉，才符合高棉人民的願望和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在中共方面，趙紫陽却一改以往堅持維護「赤柬」的立場，指出中共希望高棉成爲一個獨立、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國家。他表示：在越南從高棉撤軍以後，應該讓高棉人民在聯合國監督下，通過真正的自由選舉，選擇自己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中共願意和其他國家一起保證，不干涉高棉內政、尊重高棉的獨立、中立和不結盟地位^⑪。

雖然雙方譴責越南對高棉的侵略、促使越南從高棉撤軍，並從高棉人民的自由選舉來維持高棉中立的立場和看法已趨接近，但問題是如何促成越南從高棉撤軍？如何使高棉達成自由選舉？雙方並未公開討論。顯然的，雙方在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上仍然是相當分歧。就如密特朗在臨別前對記者所說，法國和中共對高棉問題的分析與目標是相同的，可是在達成此一目標的方法上仍待磋商^⑫。

在經濟與貿易方面：一九七八年，中共爲實行四個現代化，擴大對西方國家的貿易，因而與法國的貿易亦急速增加。法國爲

註⑩ 一九八三年三月卅日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香港《大公報》。

註⑪ 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香港《大公報》。

註⑫ *Le Monde*, May 7, 1983.

爭取和中共的貿易，曾派龐大的工業及銀行代表團訪問北平。當時季斯卡政府爲了和美國、日本及其他西歐國家競爭，費了很大力氣，才與中共簽訂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的七年貿易協定，其貿易總額爲六百億法郎，其中包括十一項計劃，特別是航空、運輸、煉鋼、電子等工業設備。另外還簽訂一項長期合同，由法國出售兩座 900MW 的核子反應器給中共。

可是從一九八〇年起，中共調整中的經濟更爲混亂，石油和煤炭輸出減少，外匯來源更爲困難，且中共要維持貿易平衡，不斷減少進口，乃大量取消已簽訂的合同，引起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貿易連連出現赤字。當然法國亦不例外。中共不僅取消了核子反應器的合同，還故意減少從法國進口，以致法國對中共的貿易赤字持續擴大，從一九八〇年的六億九千七百萬法郎，增加到一九八一年的十二億法郎。一九八二年因爲兩者的貿易額大幅下降，赤字隨之減少到五億五千六百萬法郎^④。

綜觀法國與中共的貿易情況，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法國對中共的輸出曾佔第三位，而至一九七七年則降至第十三位。一九七九年法國對中共輸出總值是十四億四千二百萬法郎，輸入是十三億八千七百萬法郎，法國出超五千多萬法郎，已達高潮。此後法國與中共的貿易不斷衰退，不僅不能和美國、日本競爭，甚而落後西德，一九八二年雙方的貿易只有四十多億法郎（此時法郎對美元大幅貶值，約合七億美元）。所以此次密特朗訪問北平，經濟合作與雙邊貿易亦是雙方會談的主題，其中法國和中共就建造廣東省核能發電廠所簽定的合同是主要收穫。根據此一合同，由法國佛瑪通(Framatome)公司提供兩座九百兆瓦特(900MW)的核子反應器給中共，至於該廠的土木工程及傳統設備則由英國通用電器公司承建，總價約達五十億美元。但是如何付款仍待商榷，一般認爲如果法國不能優惠貸款，則此項交易恐仍有困難。

此外，中共計劃在江蘇省興建的兩座核能發電廠，也可能交由法國承建，至於中共的電話通訊設備工程因遭到美國國際電話公司比利時分公司的競爭，法國和中共仍在繼續磋商。據隨同密特朗訪問的運輸部長費特南(Charles Fiterman)透露，中共購買法國阿爾松(Alsthom)公司二百輛火車頭即可達成協議。另外由法國達姆松(Thomson)公司爲北平、廣東、上海機場更新航空管制器材，特別是雷達，以及法國和中共合作製造 ATR-42 型中型運輸機或者是空中巴士，亦可能會達成協議。

武器交易問題：自從一九七六年六月，法國三軍參謀長梅海(Guy Méry)訪問中國大陸以後，法國即想協助中共改善軍備，以便利用中共在東方牽制蘇俄。因此，即引起中共高級軍事人員不斷來往於英、法、西德等國家，企圖獲取它們的尖端科技或武器。只因中共強調「大戰不可避免」，要西歐國家反對蘇俄霸權，而招致蘇俄向西歐國家施加壓力，不准把武器賣給中共。另一方面，由於從一九八〇年中共經濟再調整，財政惡化，國防經費削減了一三%，中共也自動放棄了很多購買武器的談判^⑤。所以儘管中共與西歐國家進行很多武器交易的談判，但是成交的則微乎其微。至一九八二年，蘇俄的壓力似已減輕，但是中共購買

註④ *Le Monde*, May 5, 1983.

註⑤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2, 1981, pp. 286-297.

昂貴外國武器的能力，仍使人懷疑。當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爲了香港問題訪問中國大陸，英國已決定出售一億七千萬美元的武器，包括電子裝備、雷達以及海鏢型海對空飛彈，但是中共在交易即將確定時，又自動放棄。

法國與中共的武器交易有更多失敗的經驗。早在一九七五年，中共科技訪問團參觀巴黎近郊的達索（Dassault）飛機製造廠，即開始對法國的幻象式（Mirage）戰鬥機感到興趣。一九七六年雙方開始討論此項交易，此時英國要和法國競爭，亦向中共推銷獵犬式（Harrier）垂直升降的戰鬥機，因而轉移了中共的目標。可是因爲價格問題，迄今英國和中共仍未能達成此項武器的交易。

因爲中共經常利用西方國家的貿易競爭，並以後者是否出售武器作爲前者是否簽訂更多商業合同的條件，法國亦曾爲了打破貿易上的障礙，在一九八〇年與中共簽訂出售五十架、價值一億美元的軍用直升機（Dauphin）及合作製造此類飛機的合同。季斯卡總統經過很長一段時期的猶豫，直到任期快終了時，才決定出售防衛性的 Hot 型飛彈給中共，但是這時中共却自動放棄了此一機會。等到法國社會黨執政伊始，中共再度向法國要求購買武器的時候，却被密特朗總統所拒絕。

法國社會黨在野的時候，曾批評法國很少限制的武器輸出政策，主張武器輸出要「道德化」，尤其不應把武器賣給有危險性的國家，所以社會黨執政伊始，曾減緩法國對外武器輸出。可是不久，密特朗爲了減少貿易赤字，拓展對外貿易，以及鑒於國防費用的大幅增加，乃再度強調法國武器輸出沒有任何限制^⑮。因此，一九八二年七月，法國外長傑森訪問北平時，即曾表示法國準備以防禦性武器出售給中共^⑯。

然而自從一九八二年一月，法國和印度簽訂四十架幻象二〇〇〇型（Mirage-2000）戰鬥機及合作製造此型飛機的合同以來，中共一直要求法國供應此型戰鬥機^⑰。所以在密特朗訪問北平以前，法國政府已在認真的考慮有關出售此類飛機的技術、財政、架數以及交貨日期等問題，俾與中共進行談判。但事出密特朗意料，在他剛剛到達北平，趙紫陽即在五月四日的記者會上宣佈，由於法國幻象二〇〇〇型戰鬥機價格過於昂貴，中共不準備購買。可是據密特朗對記者表示，他在與中共會談中所獲的印象，已非中共最初的反應，事實上中共對此一問題尚未作成決定，不久即可了解，中共究竟需要何種武器^⑱。他說，現在中共購買武器的阻力已不在法國，而在中共。

註⑮ *Orbis*, Fall 1982, pp. 734-738.

註⑯ *Le Monde*, Aug. 3, 1982.

註⑰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5, 1982.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5, 1982, p. 20.

註⑱ *Le Monde*, May 7, 1983.

四、法國的亞洲政策及其與中共關係之展望

自密特朗總統執政以來，法國的外交雖然要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對俄採取強硬態度，但是更強調法國與第三世界關係的重要性。密特朗總統認為美俄的對外干預與擴張，已使第三世界發生很大變化，他主張法國不僅不作爲美俄超級大國對外擴張的伙伴，並且還要在第三世界創造一個均衡的力量。所以他爲了加強法國與第三世界的關係，特別把法國對第三世界的援助，從法國民生產總值的〇·四%提高到〇·七%。基此理論，密特朗總統不僅要在非洲推行避免東西方敵對的「新非洲政策」，並且在中美洲亦要阻止美國的軍事干預和防制蘇俄的擴張，以引導中美洲國家走向不結盟政策。本來自印支三邦赤化，東協成立以後，法國的勢力已從亞洲地區消退，但是密特朗總統硬要一改以往疏遠亞洲的作法，重新開始干預亞洲的事務。因此，從一九八二年初起，法國的對外活動幾乎集中在亞洲。無論是在東北亞、南亞或東南亞，法國都在試圖打開地區性的僵局，創造一個有利於法國發展文化、經濟與政治關係的新局面。

在東北亞方面：密特朗總統特別注意朝鮮半島的情勢。一九八一年二月，他訪問北平的時候，即曾順道訪問了北韓。他認爲亞洲的政治領袖們沒有真正的影響，亦沒有真正的政策，只能維持在大國對立下的冷戰局面。他從全球戰略來衡量，認爲法國應該以一個均衡的外交，幫助推展南北韓的談判，作爲南北韓和解的一個動力，儘管在一九七〇年代澳洲和紐西蘭社會黨曾作此試探，並未成功。

南韓很憂慮法國此一企圖，主要是唯恐法國破壞了現在脆弱的均勢，則將有利於北韓。因而南韓曾警告法國，不要玩弄「北韓牌」，指其如此只能使地區情勢更爲緊張。南韓更反對法國利用承認北韓的姿態，向南韓施壓，以獲取南韓更多的商業合同。但是密特朗總統認爲有兩種情況可以使情勢改變：其一是促使共黨集團（包括中共）承認南韓，作爲法國承認北韓的補償，其二是法國支持南北韓同時進入聯合國。但是法國方面所懷疑的是南北韓能否接受永久的分裂。因而密特朗政府很想腳踏兩隻船，以一種模糊不清的態度維持與南北韓的關係。一九八二年七月，法國外長傑森在國會報告中，曾表示法國希望與北韓建立關係。但是他說，法國所以不能馬上承認北韓，主要是在等待出現各方均能接受的情況。

在南亞方面：一九六六及一九八一年尼泊爾國王先後訪問法國，象徵法國對南亞大陸還有一些影響。而後特密朗政府出售幻象二〇〇〇型戰鬥機給印度，在南亞亦引起不同的反響，尤其是尼泊爾，認爲法國出售武器給印度，已對印度的影響力提高，很希望在法國的影響下，促使印度承認尼泊爾的中立。

因爲喜馬拉雅山下的尼泊爾小國是夾在中共與印度兩大之間，時感左右爲難，所以它的對外政策經常強調和平共處與不結盟

政策，反對使用武力干預他國內政。剛剛在印度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中，尼泊爾國王班勒達（Birendra Bir Bikram Shah）特別提出地區和平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宣佈尼泊爾是一個中立的國家。於是就有包括英國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家均表示支持班勒達國王所提出的尼泊爾爲和平區的主張。

最重要的乃是尼泊爾、布丹及巴基斯坦這些國家，已成爲中共邊防的重要地區；而印度面對與中共的邊界糾紛，更主張把其國防線從喜馬拉雅山脈一直延伸到尼泊爾北部邊界。然而尼泊爾曾於一九五〇年和印度簽訂友好條約，中共如果真的將國防線南移，很可能會造成印度對尼泊爾干預的藉口。因此一九八二年二月，尼泊爾重申履行所有條約的義務，但却聲明尼泊爾並未將國土的防衛委託於印度。最近尼泊爾與印度關係惡化，密特朗總統爲促進南亞地區的和平與中立，乃在他訪問北平之前，特別在尼泊爾停留一天。

法國在一九八一年與尼泊爾簽訂經濟援助協定，已經在經濟、貿易和文化方面加強兩者的關係。此次密特朗總統訪問，又和尼泊爾簽訂了有關經濟援助、科技合作以及相互促進與保障投資的三項協定。依照該項協定，法國將提供尼泊爾五千五百萬法郎作爲發展太陽能、機場及修築道路等計劃之用。密特朗總統在歡迎他的儀式中，亦特別表示了他對此一地區和平的關注，聲言法國支持尼泊爾班勒達國王有關宣佈尼泊爾爲「和平區」的決定。

至於東南亞方面，法國自知往日對中南半島的殖民政策已不再適用於此一地區，但是它仍可運用以往潛在的影響力，維持對此一地區的貿易市場，並試圖阻止超級大國對此一地區的壟斷。密特朗總統固然不希望美國勢力進入中南半島，同時亦反對蘇俄在此一地區擴張，準備以其外交活動，促成中南半島的和平與中立。

綜觀密特朗的亞洲政策，實乃導源於法國的傳統均衡外交以及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而今法國經濟陷於困境，亟思謀取出路，亦促成密特朗要在亞洲擴張。當前法國經濟不斷惡化，失業已超出二百萬人，通貨膨脹不已，法郎不斷貶值，一九八二年的貿易赤字是創紀錄的九百億法郎（約合一百卅億美元），迫使密特朗政府在今年三月改組，制訂新經濟政策，採取了節約及緊縮措施。密特朗要改變初衷，打破法國的慣例，表示要出售幻象二〇〇〇型戰鬥機給中共，就是想突破法國對中共貿易的障礙，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俾在亞洲其他地區獲取更多的經濟與政治利益。

在一九八〇年，季斯卡總統訪問北平的時候，他最擔心的是中共要聯合法國反對蘇俄，因爲這可能會破壞歐洲的緩和，而今天密特朗與北平的會談，已沒有在此一問題上遇到同樣的困難。近來中共正在疏遠美國，並與蘇俄緩和，強調不依附任何大國，並處心積慮的向第三世界國家示好，提出所謂「南南合作」、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等口號。這更鼓勵了密特朗要引導中共，使其有利於法國的第三世界政策，進而在亞洲創造一個均衡的力量。

法國很早就認爲在法國和中共獨立發展核武以及國際勢力趨於多元化的情況下，中共和西歐都是維持世界力量均衡的主要因

素。一九八二年六月，法國外長傑森訪問北平的時候，便曾公開表示法國在確立其對亞洲政策前，要先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他強調法國要從開創與中共的新關係來進行其對亞洲的政策^⑥。密特朗在這次訪問北平的前夕，亦曾公開表示法國要與中共建立穩固、有效，且不斷增長的關係。他指出，無論是在亞洲或世界，中共都是創造均衡力量的重要伙伴。

不過，雖然法國和中共在南北關係、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等方面的立場趨於一致，但是對於其他國際事務的觀點仍存分歧，尤其是對高棉問題。只是中共很樂意聽取密特朗的外交解釋，緩和一下情勢，但是如果法國在亞洲有任何違反中共「利益」或「原則」的作法，隨時都會遭到中共的反對。所以密特朗此次北平之行，很顯然的是想發展法國與中共的關係，但是中共的真正想法如何？仍和他以往兩次訪問北平一樣，似乎並不全然了解。

註⑥ *Le Monde*, June 18, 1982.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日脫稿)

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

25開本 全一冊

本書對東南亞國家之國際關係，採分篇論述方式，每篇有其獨特性，惟連貫着眼，亦可窺知此一區域國家對外關係方向及壇變由來之大端。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三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